

荀河文集

筒河文集卷十

大興 朱筠 竹君

重刻興復潭柘古刹十方常住碑記

原碑略云京西諸刹獨潭柘道場最古據西山之勝時則有朗日本智和尚者滇海頭陀人天宗仰朗公與余爲方外之交余稱十方常住之義爲之記萬歷三十三年九月重陽日賜進士第翰林院國史檢討直起居注編纂官黔南邛禾實撰

右碑爲明新添邛檢討禾實撰在三聖殿右其左爲餘姚謝文正遷撰碑二碑竝漫漶寺僧磨其舊文請余重

書闕者仍之按進士題名碑錄邛禾實貴州新添衛官  
籍山東萊州府卽墨縣人萬歷二十六年戊戌賜同進  
士出身名在第三甲九十四碑云賜進士第進士諱書  
同明人之陋久矣貴州通志禾實新添人才高學博著  
有經筵進講循陔園諸集與碑直起居注文合而通志  
失載其所歷官且誤書編修當以碑檢討爲正也潭柘  
自晉曰嘉福寺唐曰龍泉金曰大萬壽寺明時謝碑仍  
稱嘉福或曰仍賜寺以龍泉名我朝康熙中賜  
名岫雲寺粵自晉時開山師名不可攷唐之華嚴師致  
潭龍聽法風雨湧出兩鴟吻飾在殿角號稱最著謝碑

所謂唐從實師示宗於華嚴祖堂者或卽其人未定也  
金皇統中有廣慧通理師碑額見存贊者比邱善誨大  
定中有奇和尚塔稱第七代又有言公塔明昌中僧重  
玉有詩碑在寺塔下壁上泰和中有了公塔幢稱第九  
代元初有妙嚴大師塔及拜輒足跡宛然世祖女也明  
宣德中有觀宗師正統中有底哇答思師塔天順中有  
說戒道源師碑嘉靖中有際公碑凡碑塔竝在寺外塔  
院中森立可瞰萬歷中則有朗日本智和尚名見此碑  
後有真可達觀師所謂紫栢尊者也今大士閣前雙栢  
木理中正紫色師所以號也師爲妙嚴拜輒作讚華亭

徐炎書刻之紫檀木匾上蓋其匾則神宗母慈聖明肅  
太后自宮中貯輓以送寺者太后當時所稱九蓮菩薩  
者也元世祖及后及子及妙嚴公主像凡四竝侍立在  
大士龕中其龕當寺最高處今寺僧圓瑞靜觀號第八  
代和尚監院來琳琮璋副監院明覺亮修住寺數十年  
能致十方衆力興復道場修築楞嚴檀一攻石之工精  
鏤窮相與唐武德戒壇匹比歲

大安之輦

翠鳳之旗數

蹕茲山泉石林卉爲之改啓寺中一

切滯癡靡不舉者於時淑善汪濊湧寺僧具刻施泉  
者姓名於碑陰以詔後利哉德乎按孫承澤春明夢餘

錄燕人諺曰先有潭柘後有幽州蓋寺古出於潭而上  
宜柘寺中枯柘一見存寺當寶珠峯之心四圍十餘峯  
環之矗天自寺左沿峯要而上行五里至正北一峯南  
望則峯峯齒齒薈飛擎寶珠峯當中央喻薈薈房但培  
塿耳寺塔在峯前不可見則蓮房之的意也自峯巔庵  
繞右上至龍潭櫻桃樹盈峯巔根根葉葉滴泉若蚌珠  
匯於石龍之口爲潭伏流山腋汨汨再見泉入於寶珠  
峯腹周衆僧寮徧響曲廊琤琤穿度竹林而下乃歆於  
靈霄沍汲之穴漑園激石山中之人就汲以濯又行里  
餘而伏不見人言北土燥而茲山獨潤北風冬傭發無

所障蔽夏無所逃暴而寺中四序恒若佳春秋然所謂  
靈山福地非邪用附書以告遊茲山者亦以闡碑所稱  
潭柘道場最古據西山之勝云爾

重刻明謝文正潭柘寺碑記

右謝文正簪碑云孝宗大漸司禮太監戴義請召內閣  
諸大臣付以托孤重計按明史宦官傳無戴義名孝宗  
本紀宏治十八年夏五月庚寅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  
謝遷受顧命而不書義請召事史省文也碑建于武宗  
正德六年是時義不與劉瑾等八虎者導帝遊戲而托  
隱築于此殆寺人之賢者碑又云上登位直言正色大

政多所裨益斯舉也豈福田利益之謀其亦感時懷背  
有餘不盡之心也據武宗本紀劉瑾以五年八月伏誅  
其六年則當遷本傳復職致仕家居之時矣按謝文正  
非妄言者其稱義如此然則義果賢惜乎史不載而其  
事竟以此碑而著也人亦烏可以不力善哉書碑者周  
文通無可攷明史及山東通志及進士題名碑錄並無  
之或當時以書供奉得官者邪篆者張懋則河間王玉  
之孫定興忠烈王輔之子玉傳玉祥符人故懋占籍京  
師猶古汴耳懋傳不列所歷官云官至太師與碑合傳  
又云正德十年卒年七十五贈寧陽王謚恭靖然則篆



神時懋年七十一越四年卒矣寧陽王墓在潭柘東四  
十里金霞山之下呂村之原祔父忠烈王葬其石翁仲  
騏驎尙存此碑四字闕不補

山右三忠祠碑記

有詩

洪惟我朝

詔修明史忠義傳序曰

太祖

高皇帝獎張銓之守義張忠烈公銓者山右三忠之一  
也忠烈公與何忠愍公廷魁同死遼陽之役高忠節公  
邦佐繼死廣寧之役忠烈死於署或曰南門死焉忠愍  
死於井忠節死於雉經要之磊磊落落死事一耳天啟  
四年勅建祠宣武門外以忠烈籍沁水忠愍籍威遠忠

節籍襄陵匾曰山右三忠祠迄今百五十餘年矣祠久  
圯剝汙萊不治向塞塹毀爲丐且亭者之所休惕山右  
之人思焉於時乾隆甲午方有重修三晉甘館之舉浮  
山張君體乾在眾言曰體乾自家來京師時吾鄉襄陵  
老諸生楊維棟告之曰京師故有三忠祠其處在朱昆  
田曰下舊聞補遺城市第八篇中子行必考葺之今茲  
鄉人有舉厝宜先而館室後矣眾曰然乃相與按書索  
址闢而新之三公廟貌仡仡如昔故陪祀死事者二十  
人因而準之凡本朝山右之死事者皆列位至百餘人  
舊殿三楹旣復旣啟乃更於殿後脩飾三楹之室將以

別祀夫何公從死之二妾高氏金氏及二女一僕一婢  
高公從死之僕高永諸人者若私寢焉繚垣周阿廟令  
役事庖湍捫刷麗牲石俱假哉備矣初工塹像三而何  
公之像當漏霖敗土木工莫施設有術者高生言能以  
蕒茅致公之神布紙繪畫窆既虔禱以俟須臾焚符公  
神沛格圖成工卽像焉後數月公之裔孫湖北竹山營  
中軍守備弼以事入都走祠再拜仰曰此吾何氏祠堂  
遺像也噫嘻不二聞者震懾傳曰神聰明正直而壹宋  
蘇軾曰神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今何公之死歲過  
百有太平而山右之人旦夕禱而求之而在惟神故壹

非術者之能也然則以何公測三公鬼神之情狀黨乎  
記曰以死勤事則祀之夫人各死其事耳所以必在祀  
典者何也前死其事後死其事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者無前與後也山右之人偕偕出其鄉閭而  
來入京師髣髴昭明祇拜祠下此所以教山右之人之  
義也獨山右哉所以教天下之義也於戲斯祠其莫之  
敢廢是舉也山右之人贊贊舉之而浮山張氏之力先  
且多輒附書以勸來者系之詩曰

白氣沆碭狀秋之肅宣武門外古祠矗矗巉巉張公剛  
劓天容勛勛何公入地柔中戛戛高公羣奔麟鉏松山

風聲吹遶海枯孤忠以貞逆天我順易地則之詔盡臣  
分百五十年 聖朝遺遺死綏之士照山以西專席  
特牲鄉人私祔赤羽白羽先後舞怒三忠坐中諸忠旅  
揖各不二心於此焉集西山之青爽色何來石不可磨  
祠可廢哉市中丐者今毋臥砌繚垣周限靈來盲祭他  
席土偶其歸汝居靈之惴焉陰兵呵驅山右之人逃矣  
拜此鄉不後義靈色有喜告祠之成甲午春秋周干中  
日歲歌以誦

釐正詩話樓祀位碑記

余以試士至邵武維時乾隆庚子孟夏武陵朱君景英

以同知權知茲府君楚產騷人也適以事至城東之詩  
話樓樓創於順治初當是時祥符周櫟園先生以按察  
使阻寇於此倉卒掃定郭天才耿虎諸叛者戎馬之餘  
蔚然以詩唱樵川之上爰建斯樓崇祀鄉先生宋嚴先  
生隱隱示府人以詩之鳴鵠意則遠哉樓故三重不知  
何時下土禰祀佛氏海神而嚴先生之位退避在屋角  
朱君呀然樓不稱名走爲余言請釐正之余曰君子哉  
禮也於是飭知邵武縣利津李君源董其事蠲除再重  
中坐二嚴以華谷並滄浪窮源三百通詩于經詔府多  
士更以贈二嚴詩之戴石屏先生宜位左以建詩話樓

之周櫟園先生宜位右次殿斬斬實稱樓名謹按史漢孔融到北海以郡人甄子然臨知名命配食縣社唐韓愈稱古之鄉先生沒而可祭于社是合乎祀二嚴先生之義祭法稱法施于民司徒民成是合乎祀戴先生之義又稱以勞定國能捍大患是合乎祀周先生之義然則朱君之釐正斯府祀典也篤哉嗚呼來者其守之謹記

潞唐林夫人元鄭居士二誌石于福州鄉賢祠壁

記

筠視學福建一年蒐羅元以前金石題刻不下數百通

而於福州得古誌墓之石二墓石易後得而易先失以誌石恒小故脫不值好事者收拾珍重之邨野僉夫揮鋤礪滅旋得旋失不逮穹碑峻厓之刻獲壽爲可嘆也二石一爲唐大中年物河南褚符所撰下邳林夫人誌一爲元元貞年物承務郎鄉貢進士劉肩吾所撰雲峰居士鄭從龍誌按林夫人曾祖暨祖或官廣州及潮州以故夫人自下邳而爲閩產適閩中大族富巷孫氏富巷在今西門街偏南文藻山之側孫氏子孫尙有存者顧誌以林稱不冠孫氏姓按誌例非也子一一孫愿業開元禮而不獲壽一孫鄉爲時哲周嘆作夫人令子懿



哉斯唐聞之聞人歟鄭居士從龍字叔善號雲峯刻意  
和東坡詩至二千一百五十四首不可謂富且勤邪臨  
歿命以手藁從殮不亦達邪惜詩失傳而其篇數僅見  
於此誌蓋宋人而卒于元者然則二石並可以補史志  
之闕金石之功鉅哉余癸酉同年孟郎中超然以營葬  
西郭鳳凰山獲唐林夫人石及門順昌陳訓導琬獲元  
鄭居士石于比邱尼庵中余聞之曰誌石者鄉賢之流  
也必位置之鄉賢祠中宜乃檄學官同安魏瑚以歲庚  
子十一月十八日移石于福州府學鄉賢祠陷之壁間  
而以別石刻記其顛末如右

洪烈婦祠碑記 有詞

烈婦葉者嫁歙人洪志達志達年十七葉亦年十七國色也順治二年徽州初定盜賊猶出入山澤間志達挈家避亂淳安縣之鄭家村明年二月村人譁曰有兵下青谿則皆竄走於是志達與葉倉皇顧溷廁間隱草自覆少選一遊騎過睨溷廁呼羣騎曰此中有麗人則共下馬從草中曳葉出將狎之志達年少故善拳勇膂力絕人見婦被曳憤甚從草中躍出奮拳擊一騎者仆地衆騎者驚爭拔刀奔赴志達志達則徒手冒白刃大呼縱橫擊衆騎者且仆且起轉相呼曰孺子雖勇雖勇奈

吾衆何且環門且射之志達中矢分死矣門益力矢至益多一矢貫其睚眦顧乃死葉長號前抱其死欲俱死衆騎者爭樓葉上馬徑去葉輟哭馬行漸緩斫青草於地葉從容顧樹上花無所言騎者意解前行望見峻厓下臨無底壑葉顧騎者曰勿持我急吾自能騎矣騎者信之下馬去葉則縱轡赴厓所衆騎相顧追之葉亦顧追者從馬上擲身厓下死無何有舉人徐曷過厓下見一女子坐溪石若顰蹙遙謂曷曰我洪家婦也死此谿幸告我家收我屍曷以告家人至則谿深石巉巖不可測卽祝曰昨孃子神告徐生其自見也祝未畢屍浮出

如生昇歸屍香三日而斂斂畢臭三日淳安人神而祠  
之自是禱輒應康熙四十四年淳安水葉又見夢徐曰  
壑漲嚙吾廟視之果然復新之四十八年歙人御史胡  
德邁志達中表昆弟也過淳安弔其跡大書勒石命汪  
洪度者爲侑神辭葉死後月明風止土人往往見神衣  
綃衣霞冠玉珮行谿上如流水聲矣余乃重爲之詞曰  
歙之水兮澄澄流淳安兮無聲婦從夫兮逃死而戕生  
生何言兮人澹澹草之隱兮愈豔身據溷兮心不忝賊  
暴我兮夫子擊之徒搏兮矢蝟之來貫髑髏而死兮妾  
何生爲踰嶽岑兮馬齧草樹蔕之爛漫兮我心之縞賊

憲而解兮厓死惟好厓之下兮無垠坐谿石兮愁人徐  
生告兮家人聞暫暑兮潺湲屍沈沈兮不翻家人祝兮  
朱顏如存三日香兮未斂三日臭兮旣斂誓不如兮絲  
之染祠堂蛩蛩兮禱則應之石谿漲兮水囓我碑夢告  
兮靈之來溪風清兮溪月明霞冠切兮綃輕珊珊佩兮  
水聲胡書勒兮汪詞侑神此土兮人之佑蘭春菊秋兮  
歲祀用祝

和州二薛孝子祔祠碑記

乾隆壬辰冬十月余試士於潁州府府學教授江都吳  
本錫以和州學正來擢茲府出其所作薛氏兩孝子歌

示余且言孝子事頗詳悉乞余表其遺行余感之爲作  
碑記明年春行試和當書之以授和士俾刻祠下其詞  
曰

和州二薛孝子者天門山南陳橋洲農家者傭也兄名  
文弟名化禮有母老矣兄弟相與謀曰有母而無以爲  
養非人也母老有二子而不得具甘滑滫瀡之奉以盡  
天年母所生子非人也顧我兩人貧甚何所致之計可  
以得錢致養者獨傭耳然兩人俱傭則是無子乎母側  
不可計一人在母側一人出傭傭者出一人在者則潔  
治茅屋中央坐母絮絮語移日以俟傭者歸日將傭

者擔荷自村外來自漿一甌酒一壺市脯或生肉用楊柳貫魚輒以至至則兄弟奔走嚮切熟烹酌酒奉飯跪以進母問母甘否母食且領之則跳舞以侑食日日以爲常時或天寒朝刻伸手皸瘃母爲之不養兄弟左右抑搔撫摩更負母出曝於戶外一人前後爲侏儻嫺斑耶當作態以博母笑庶幾忘母困苦鄰兒爭逐謔罵其長老翁媼見之謂若兄弟病瘋邪孝子無所答徐徐負母徑入戶去久之母益老篤病且死兄弟視疾及斂及葬旣誠旣信不垂於經葬返毀不出戶所傭主家恠二傭久不聞而心念力田絕人無過此二人者蹤跡至其

家二人則支離骨立不可起見人至哭益哀主人不忍  
視爲逡巡而護向鄰人索粥糜糞活之數日兄弟竟俱  
死於是相與葬焉而二人之行喧聞州中知州何偉書  
表其廬學正徐世濂爲作贊時康熙四十一年癸未也  
後四十四年乾隆丙子徐世璉來知州事世璉偉之妻  
之姪故知孝子事至則問二薛後已無人廬已無有而  
偉書及世濂贊頗在僧寺中世璉太息曰是則奈何會  
有言偉與石參先後知是州有恩於和和人合祀之曰  
雙清祠今二薛孝子何公所表也宜可祔於是迎取書  
及贊置祠中而爲二薛孝子立木主祔祀云嗟乎知斯



王者知闡孝子之隱以示和人世璉可謂舉之當矣本  
錫官學官而以孝之隱者告使者津津不置口其所以  
教士者必不悖矣是皆可書乃記之而系以迎送神之  
歌曰

嶄巖天門兮嚙江山有樹兮樹有風母死而死兮行莫  
之雙雙雙魂來兮祠中

神之入兮魴鱖持神之出兮負日鳥而飛母煖母飽兮  
子何悲雲中燕兮去來壘篋旣奏兮徹殽在祠

改葬故遼李公墓記

乾隆庚寅三月工部營膳司郎中太谷孟君澍時奉

命督視 京師琉璃窑廠會工人取土於廠中隙地  
地穴下數丈啟石見骨節甚鉅來告君疑古墓所在親  
臨轍之有風自穴中起若焚輪旋轉十餘圍直上撲人  
沙石與之俱人皆狂走辟易仆地君儼立不動風旋轉  
至君立處咫尺忽上冲厥雲際散去君曰此穴中骨尙  
有靈卽之命工轉石石有字命拭字誌文見讀之有曰  
大遼故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司空行太子左衛率府率  
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李公諱內貞字吉美媯人後  
唐莊宗時舉秀才除授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守雁  
門縣主簿次授儒林郎試大理寺守媯州懷來縣丞亂

後歸遼太祖一見器之加朝散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兼屬珊都提舉使太宗初改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世宗加檢校尚書左僕射故燕京留守南面行營都統燕王牒蠟以公才識俱深委寄權要補充隨便左都押衙門中使兼知廳勾次攝薊州刺史次授都舉銀冶都監景宗改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次行太子左衛率府率保寧十年六月一日薨於盧龍坊私第享年八十其年八月八日葬於京東燕下鄉海王村孟君讀誌訖嘆曰公故晉產也藏於燕自遼訖今八九百年予以晉人遭

之而顯予其重藏之乃命工人遷骨於高阜大樹之左  
坎環以石石覆之向南起冢建誌石於前走乞大興朱  
筠記其事筠按公薨在景宗保寧十年景宗以宋太祖  
開寶二年己巳卽位改元保寧其十年當宋太宗太平  
興國之三年戊寅公享年八十追數之實生唐昭宗之  
光化二年己未也又按燕王牒蠟字述蘭遼史有傳世  
宗紀天祿二年十月以中臺省右相牒蠟爲南京留守  
封燕王誌所謂燕京留守南面行營都統燕王是矣又  
天祿五年六月遣燕王牒蠟冊劉崇爲大會神武皇帝  
又太宗紀會同元年七月遣中臺省右相耶律述蘭迭

烈哥使晉又趙思溫傳思溫會同初從耶律牒蠟使晉  
行冊禮文字畧異實一人也至所稱南面行營都統者  
牒蠟本傳失載而誌獨詳之誌又有云攝薊州刺史使  
民由惠御衆在寬然則李公固茲土之循吏也筠喜此  
誌旣足以證遼史而重惜李公之名不見於史而賴誌  
以見於後世又漢宋謝惠連之于冥漠君唐薛稷之於  
杳冥君大厯中蘇州觀察使李道昌奏虎邱寺有鬼作  
詩隱於石壁勅令致祭山北二墳稱幽獨君並載傳記  
然其姓名卒不可考今李公之歿近千年無知者而忽  
顯於孟君孟君之厚德過昔人矣且其葬處云京東燕

下鄉海王村當今之琉璃廠爲都人士市肆輻輳之區  
冠蓋之所旁午也又以知遼之燕京在今 京師之西  
北則夫地理之變遷書傳之闕畧皆可感也於是乎悉  
其顛末而爲之記時在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九月十五  
日也

麻城梁君客葬墓碑記

有銘

吏部驗封司員外郎麻城梁景陽爲余同考乾隆己丑  
會試所得士越歲戊戌謁余再拜而言曰景陽幸獲第  
列官於 朝而家故寒薄先高祖曾祖父子以賈隱衡  
湘間曾祖邁禍於塗獲歸殯而高祖以客死草葬衡山

之陽累世不名其葬所景陽初知書從故篋得竹簡中有墨書讀之畧知爲高祖所遺囑蓋言曾祖舟死事持以示從祖森梓駭曰昔者吾聞之師曰書有口勿泄也景陽心竊悲念他日脫克樹立必謁吾高墓表其墓道洎通籍後時時爲友人官湖南者泣語之未敢必也乃者卒賴諸公司土者之力而獲出吾高祖之墓於圯寺叢箐之間甲午景陽始獲走渡湘水顧展墓下狂喜以悲然墓道之石不得瓌古篤信之文以張其晦而大其藏景陽欲焉願夫子爲之記以傳景陽死不恨余諾之遷延越歲而記始成按麻城梁氏初居縣南之白果鎮

曰一和者自白果遷望花山生庚庚生有定有定生隱  
君諱中正字三極景陽之高祖也家世以儒起而君生  
值明末用賈隱喜南嶽之勝托業於衡山縣白果市市  
與君祖遷處蓋同名云君樸直有氣重然諾白果市人  
咸愛敬之有李翁者從君遊歡甚君往來必主翁家當  
是時君與次兄中立偕行賈中立有子汝璧汝璧子柏  
而君獨一子汝璜侍康熙十九年庚申秋七月君兄中  
立自花石以書抵白果曰弟卽母以貨授姪汝璜遣奴  
細長者往謂汝璜曰姪幸佐吾護貨舟偕奴發吾且來  
舟發自花石矣中立覺舟人故有隙禍且發倉卒跳不



行而汝璜不知也會風雪抵洞庭革鞵坐舟假寐入夜  
半有賊露刃登舟來汝璜故勇捷顧賊且排窗自舟躍  
及岸岸滑不可登再躍再仆而賊刃卽之入腰脅竟死  
賊畧掠去君聞哭不忍走視而中立之僕曰大長者請  
權火汝璜死函骨送之歸君則默默悲子之死無所語  
其冬十月某日竟奉而遺囑則從君婦家戴氏竹箒封  
題以寄其家者也君臨卒從孫柏以君遺語葬真印菴  
左而以三孫夢龍夢虎夢豹刻石識之家人髣髴傳其  
語自是君配戴子汝璜配魯兩世孀露日詔藐孤以遠  
遊爲戒而從孫輩尙往來湖南及柏之子文煥襋業不

行而梁氏不知君墓久矣景陽年十五六卽愀然有表墓之志歲庚辰舉鄉試第一明年辛巳試授國子監學正時同歲生公安羅君宏章東湖張君繼辛竝官湖南泣告曰景陽高祖墓在衡山縣白果市君謹訪之敢拜以請羅君輦諾去而所歷數縣輒迴遠久之羅君移湘潭湘潭與衡山錯界權知衡山者常熟趙君曾齡曾齡景陽同官貴輿子也而宜都胡君樹槐亦官衡湘間諸君畢會相語曰可矣適黃岡邱君恩榮自岳州府移知衡山邱君者與景陽連里戚於時羅君具箋上府府輒下符趣縣知縣趙君則檄西鄉七甲出府符示曰必得

時君所主李翁者已死子孫徙湘潭召問不知狀有蕭  
正朋者皓然年八十餘少時常過主者家從君從曾孫  
文煥謁墓所畧記墓傍僧庵在童家冲中甲總張某則  
奉府符呼曰吾曹從蕭翁入冲求之何如則之童家冲  
有庵題曰真印庵左塚累累然詰庵僧僧懍慌良久曰  
吾庵僧老者盡死庵故在竹西圯而移築此久矣烏知  
梁氏墓者衆曰不得墓府符師行自復之僧遽曰吾思  
之吾庵今東移而其西叢竹中隱隱有蕪石或是邪衆  
喜曰師導我則揮斧斬竹以入短塚見塚前石痕出土  
中衆爭拍土剔字纔數寸而梁公三極字宛然旁有夢

龍夢虎夢豹名僧疑曰來府符載孫名二而此三殆非也衆譁曰墓中君姓名與符稱悉合僧妄疑耶衆走告縣縣還以符報府而真縣踵至者爲大興鍾君光序再奉府牒改建豐碑禁梁君墓樵采實乾隆三十七年壬辰某月日也自是衡湘千里而近無不知梁君墓者有形家劉清意者來相墓曰是脈巍巍自祝融峯下來瀟師子山以列障度峽穿田天乙太乙送迎穴焉背玉屏面昌山層疊五水坐巽瞰乾格曰凹腦首出者元初縣人周廷幹當水口築石橋題曰楚南第一橋俄而景陽果舉第一人人傳以相語已丑景陽成進士久之次授

吏部文選司主事甲午以母服歸其年張君繼辛方自武陵縣擢授永綏同知以書趣景陽來會謁墓景陽乃自家取道長沙抵湘潭行望白果路人指曰梁大夫來拜祖墓也冬十月景陽諏日哀封召父老會飲吾祖福酒再拜語父老爲吾護視祖墓久久父老咸歎羨以爲梁君之隱德於是大光顯有言之出涕者嗚乎非君之賢其生也在其人人曷以歿數十年而得此梁氏之興有自哉子汝璜歸葬麻城之花山孫三人夢龍早殤森材夢虎也森梓夢豹也曾孫五人灼耀赤堉雋森材以孫景陽今貴臨贈奉直大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灼以

子耀以所生子貴竝贈如景陽官景陽初舉乾隆丁卯  
本省副榜貢生庚辰獲正舉第一辛巳中中正榜補國  
子監學正歷助教己丑成進士遷吏部文選司主事現  
官驗封司員外郎於君爲元孫君元孫六人景陽最長  
次景陞景陞景階景陞景陳來孫十四人景陽生者三  
錫冠錫純錫冕鼎孫景陽之子生者三登瀛望瀛學瀛  
餘不悉書記而銘諸銘曰

望花梁氏遷自白果隱君之藏亦白果所君以賈隱遵  
明代尾伯鸞眷傭伯休藥市忠信其行和平其德人口  
滿焉在衡山側遠葬獲吉大厥元孫初成進士景陽吾

門景陽語余在康熙初庚申十月隱君之殂竹笛手囑  
跡癘故麓其年秋孟日子死酷仲氏逃賊呼舟載姪其  
影泛泛刃膂寮骨奴送函歸君恨何語心摧命訖從孫  
竈土真印庵東真印庵西九十三年深箐獲碑景陽初  
官謫官湖南泣訪祖墓與羅張譚羅移湘潭衡山趙署  
宜都胡來聚語相顧衡州守邱爰至自岳親戚情話下  
府符索主者李死蕭翁皓白從君從孫童家冲識時甲  
總張將徒責僧以庵徙故竹西墳徵斬墓出碣梁公字  
扼二孫刻三僧疑衆信府牒再下鍾禁采樵近衡千里  
君藏大標形家劉言祝融降精周老築橋第一應名景

陽謁墓走渡湘水長沙白果路人齒美崇封疊尺福飲  
父老君之隱德涕出逾好五世客葬元孫嚴來十餘歲  
初讀囑心悲非獨君德景陽惟孝天佑孝孫君德之劭  
諸公同心顯隱君墳墳貞庵變竹阿湘神景陽請贈乞  
余文工君後方大斯碑必豐子歸望花君宅斯土魂魄  
寢蒿梁君墓古

廣濟閔氏先墓碑

并詩

廣濟閔貞以乾隆戊戌走京師謁余乞爲其先人之墓  
碑再拜以請曰貞謹營父母之兆實貞之父所自營也  
貞於是遠招吾王父王母之魂具衣冠而葬依吾父母



於此貞心益隱焉環墓樹木之有芒刺者懼牛羊之乘  
吾壟而至也伐石叩之而堅有質礱之而方正以滑手  
据以拮足顛以躡累數十年月日於此將求古之立言  
者文吾先人之實也辭既畢而泣然余曰君孝子也余  
何辭焉謹按閔氏出自宿先賢之族其徙支蕃於江西  
其居南昌青石橋之東村號東閔者貞家所尊祖也其  
可書別者日用昇生六子長曰舜邦舜邦生玉奎玉奎  
生觀德觀德生曰偉曰偉生廷柏廷柏生時應時應生  
應會字雲涯於貞曰王考始自南昌遷廣濟之武穴者  
也康熙癸亥始來遷明年甲子春二月王妣王氏生貞

考諱德裕字瑞玉一字崑岡居數月而雲涯君遭誣罔  
死妻王孺人亦驚卒當是時崑岡君生六閱月耳雲涯  
君有死友三人者曰沈君意曰周之美曰程在謀相與  
鞠護之既長知讀書程君則妻之以女授產千金俾復  
奉閔氏之祧以不墮崑岡君感家世之多故與程孺人  
居泊然視世一切無所好惟默默行善以畢其身崑岡  
君讀書暇專治堪輿家言間製短蔽衣布襪繩屨荆筐  
二竹耙一每出門則必服且攜然後行徧走所在山川  
原隰左右高下或平坐或側卧見者以爲采樵者也實  
能陰視土之脉自外以測其中避其賊風與其禍螳以

準地師之法度度不爽銖黍毫髮矣則歸而書其區圖  
其形按圖與書以索吉藏之所在周歷方千里而近所  
著堪輿一貫釋義四十卷流傳楚以南北人人莫不推  
尊其術而未嘗爲人一一召而相其墓也崑岡君卒時  
歲在乾隆辛酉程孺人同歲卒卒相距者四閱月君之  
卒前十餘日不言而若有所思隙窺之若有所推算然  
者臨卒手書以屬貞曰必以某月日葬我於武穴東莊  
西南之原若無忘旣而貞承命以葬啟竊泉見家人篤  
信不敢違汲泉出周坎下兩棺而封焉明日周警泉氣  
漸遠其兆期年而吉壤見久之相地者莫能名其輿也

崑岡君生康熙甲子春二月十六日亥時卒乾隆辛酉  
夏四月八日巳時年五十有八程孺人生康熙辛未秋  
九月十四日午時卒乾隆辛酉春正月二日辰時年五  
十有一貞父母卒時年甫十有二居常惘惘曰貞生不  
幸早失父母庶幾圖父母以見之於是慨然去學繪事  
既成筆人之形無不肖者遠近以爲名畫師乃喜曰吾  
今可以見父母矣則閉關精思窮日夜若將見之已而  
下筆輒失其狀纍數十絹紙無一肖者投筆恨絕已而  
曰人之面豈無有髣髴吾父母者邪輟畫行游十餘年  
無所遇一日入浴室見裸而浴者酷肖父則驚僞若瞋

眩然倚檻而逼諦之面皺警歎無不肖也俄頃浴者起曳縕衣被而出回目送之蓋纍然畦夫也則遍叩浴室之人無識者貞大悔臂失之則日日出又跡之年餘遭於道猝然揖曰父焉往畦夫驚曰公誤耶貞曰否父居何鄉曰鄙人某鄉也公果大誤貞曰貞有友居父鄉近欲辱父過貞獲悉焉畦夫者則蹲循從以來貞旣得畦夫則呼家僮爲開讀書之樓延以上貞所獨居樓也樓中嚴潔若仙人居貞故癖恒出樓揖客而不入也旣拾級上揖畦夫曰坐畦夫益大驚却欲下曰公果誤公果誤貞固強掖之坐召烹茗設甘饌與畦夫共飲極歡

貞與之支吾委蛇而心追父形日暮送之去反樓捉筆而父像成以示老人見者咸歎息曰是貞狂喜曰吾父今在矣貞竊念父像旣成而母像若有以依據因憶十歲初手搏泥以嬉母訶之失應母走撻之貞亦走顧而擲所搏有飛泥中母面貞驚投母懷曰母且撻兒兒且爲母拭而泥去則手拭之母之眉目間宛然在貞心也第不能悉識其餘耳居數年有布衣媼來乞食於門貞出遭之驚卻曰媼纏縷如是而骨格儼吾母也天示貞矣貞則反走入樓圖之母像如生貞於是致齋三日謹合圖父母之像藏於先寢實乾隆之乙未歲也越日更

爲小幅饋食之圖坐父母於案貞躬進食長子尙忠執  
尊次尙志執壺妻桂及妾羅侍立其旁髣髴圖以玻瓈之  
匱朝夕薦食如平生祝曰貞世世子孫日日長侍吾父  
吾母在也余聞之作而嘆曰閔貞古孝子也其獲圖父  
若母而以生事死也宜乎於墓之石益盡心爾人有父  
若母而忘乎其所以事者脫聞貞亦愴然而反其本矣  
余故於碑閔氏墓而詳書貞之畫父母像事以示爲人  
之子者則且繫之以詩曰

人生有子墓祭後祀古祀有尸心求其似廣濟閔生營  
墓之碑十年礱石拜乞余詞昔閔孝哉肇祖宿來江南

西過族蕃支開南昌東閤橋記青石用昇長子七傳改  
域廣濟武穴雲涯始遷鄱湖之舟幾絕不延有三姪友  
鞠崑岡立呱呱六月善如不及偕程隱老專青烏家自  
卜窰空鬱鬱城佳泉去壤深橐籥與秘佑我孝子貞年  
十二更四十年精想通神不見父母兒何以人裸觀哇  
夫警欬復生肅揖入室虎賁典型何州之媼乃如兒母  
母事匪像六朝人有一日圖成父與母在玻黎罽之內  
色見眸子奉盤肯二孫尊壺妻妾咸侍厥家愉愉四時  
嘗新二餐薦故月月日日世世無斃東莊西北刺樹十  
圍閉之來者駿奔走來家享惟永墓祭斯長孝子事親



閔氏其昌

書閔氏墓碑後

閔貞行篤孝而不能無惑於楚巫之俗謂余若有神告  
貞厥祖應會邁誣罔死事不宜顯書余故於墓碑畧之  
然三死友者義甚高可以風薄俗而勵名教不宜畧也  
輒據貴州劉進士啟秀所作三義士傳及貞所口述者  
附書於此應會初自江西南昌之東村去行賈於湖廣  
以北至廣濟愛武穴之山水將移家焉當康熙初天下  
甫定盜賊尙出沒江湖間應會故豪以富善拳勇結客  
以自衛歲癸亥以其孥自南昌發舟出鄱陽湖中有舟

十餘艘啣尾來隨應會察其盜也則令家僮曰若夜毋寐比泊夜半盜果來應會出立船桅前曰應會在則盜一人先至應會麾曰下則投浪下盜羣怒十餘輩爭來登刃交應會應會奮拳冒白刃低昂左右當之者輒下投浪如前一人於是羣盜半死半潰曳舟去呼曰必有以報應會咲亦呼曰何庸妄也則揚帆安行抵湖口應會顧見岸上一童子持雨蓋衣綠衫婉孌十二三許語舟子曰願附舟前行應會曰童子何姓曰某姓某里則江西巨族也應會呼舟子內之當是時應會年長矣未舉子叩童子曰若有父母邪曰亡矣曰若何往曰父及

母死兒無依聞某所有親戚妄投之應會曰兒妄有投未可必也若無父母而我未有子若幸爲我子何如童子思頃之曰固所願也於是童子以養子慧而順舉家愛之則之乎武穴而居爲富人應會雖新遷家而故買武穴厯年久又豪俠好施所居客恒滿也明年甲子春二月妻王生子德裕應會念家新遷而買所獲頗多金曰古云深藏善哉則將家人夜窩室中雜埋金於地而偕養子者識其處久之有客數輩來訪童子曰若成也若幸爲翁子吾儕販油來過視若幸寓油十甌於翁所他日復來取應會曰諾於我寓居頃之縣獲巨盜十餘

輩剽官物計巨萬以上官詰盜物安在曰在閔氏官發  
吏來卽之甌中油則盡金也則并繫應會以去詰曰若  
爲盜主藪邪應會茫然不知所承而童子者隨其後證  
曰某某室埋盜金若干尙在發之果然應會仰曰天乎  
兒何爲者卒無辭以辯竟以不招拷掠死妻王聞之駭  
而死童子者蓋應會所手塵投湖中死盜一人者子報  
讐者也當是時應會夫婦驟死家貲爲盜物無敢聞者  
獨所生子德裕六月矣且存於是三死友者聚而謀曰  
閔翁賢者以冤死天其不令翁無後會沈君君意一子  
殤君意則指而號於路曰閔氏孤不幸死邪蓋畏盜甚

因絕其意云則更指德裕冒周姓周君之美子之十餘  
年既長程君則妻之以女授產千金始復閔姓久之廣  
濟人人知應會之故有後也貞又云貞不知王祖母卒  
月日按德裕以甲子二月生生六閏月而父母相繼死  
然則應會及妻王之卒當在康熙甲子秋八月可據也  
第不名何日耳謹悉附書於閔氏先墓碑文之後

筍河文集卷十一

大興 朱筠 竹君

邵念魯先生墓表

有明餘姚王文成公講致良知之學卒以功業顯著有  
效於是門弟子滿天下江西泰州龍谿並述學案傳授  
著錄者輒數百人輻輳馳騁或不軌師說爲訛議於世  
而同里傳其學以醇謹稱最者曰徐愛曰仁錢德洪緒  
山閩人詮邦正胡瀚今山後少傳者惟德洪傳沈國模  
求如國模傳韓孔當遺韓邵曾可魯公會可生貞顯字  
鶴閒貞顯生廷采字允斯又字念魯學者所稱念魯先

生也鼎革之初諸老殂喪先生歸然承絕業於荒江斥  
海之濱嘗西北遊走潼關思有所用退而老死以古文  
詞傳於其家死於今六十年姓名不出於鄉黨學者罕  
能道之而遺書將墜筠及門會稽章學誠篤好其文數  
爲筠感激言之乾隆辛卯冬先生之親同姓諸孫晉涵  
來謁筠于太平使院爲筠言先生始末詳具且曰先生  
諸孫先益先觀最賢思欲張大先生之行與文不幸先  
後死先益嘗改塋先生於縣之九壘山墓道之石未有  
表者敢狀以請筠故無所聞見於先生然心知晉涵篤  
論君子也不敢辭按狀先生幼失母少長察察用父呵

自敘從羣兒戲爲自打祖母孫戒之欄學九歲讀史卽  
操槩爲徐達常遇春傳有法祖自外歸偶舉宋儒語語  
先生先生興曰其人安往邪願得而事之祖以爲有志  
卽爲具衣冠送之姚江書院姚江書院者在半霖崇禎  
初縣人設以爲講學地也亂廢韓孔當率諸人復之是  
時沈國漢年八十矣尙在歲必一再至爲諸生設講先  
生立階下聽久之執所業尙書前曰孩提不學不慮堯  
舜不思不勉同乎國模嘆曰孺子知良知矣能敬以恕  
吾何加焉自是從孔當受業徐景范文亦者韓門高弟  
子也比見先生嘆曰吾弗如邵子先生初讀傳習錄無



所得卽而讀劉宗周人譜曰善乎吾知學王氏學者所  
始事矣年二十爲縣學生獨恥爲應舉之文入則讀古  
書出則古衣冠行市中未嘗旁視人傳以爲笑久之居  
祖祖母及父憂戒家人勿召僧七七日陳梵誦經營窻  
安必誠必信一慟盡哀鄉之前輩僉曰邵氏子善喪笑  
者愧之當是時書院諸先生相次歿諸生散去景范舉  
鄉試第一計偕京師卒先生獨行抱遺書守其師說而  
不變然貧無以自存走嘉興依故人課童子給食或有  
號稱講學用私憾與王文成爲難者方負重名其徒陳  
鏜馬彭敷造先生相辨難不能屈則嘆曰吾哀若所學

誠學若鄉人之學而已先生應曰若尙不知毀日月者之喪明自哀不暇而暇吾哀邪居數年一與施博論學於放鶴洲先生曰天泉四言陽明原本無極之說儒也龍谿浸淫無生之旨釋也不得以彼病此博肅拜曰博老矣惟吾子崇尙正學自愛河間李塈書論明儒同異先生答曰致良知者主誠意陽明而後願學哉山其自信如此初吏部侍郎宛平孫承澤大學士孝感熊賜履先後以闢王氏學爲己任朝野之士譁然從之相與牽引詆訶以文成爲異端學者從事四子書又以能毀王氏學爲有功於章句集註庸俗羣師一設不破先生

固疾之以爲是不足辯顧在力行耳從同邑黃宗義問  
乾鑿度算法會稽董瑒受陣圖保定王正中學西歷將  
軍施琅振旅臺灣過西湖遭先生相與縱設沿海要害  
琅奇之請與俱北謝不行間遊鎮江與梁化鳳部將講  
坐作擊刺之法一月而盡之淮安從防河卒問河淮離  
合狀北入河南訪黃流故道西走窺潼關喟然曰上則  
古所耕也而水利亡矣奈何會歲辛巳知黃岡韋鍾藻  
建姚江書院於縣南博訪有紹文成之學者乃以禮幣  
致先生先一日戒衆厥明諸弟子畢至知縣偕教諭訓  
導至弟子迎于門外揖至階先生出泣階知縣升階揖

先生揖教諭訓導次及諸弟子皆揖入釋菜于先賢如  
禮出卽講堂揖坐先生南向知縣西向教諭訓導東向  
弟子俟於階童子誦詩闕先生爲講易艮卦知縣顧諸  
弟子曰先生哉先生哉旣罷縣之父老喜曰數十年今  
見此也丙戌至山東戊子入京師商邱宋至鄆萬經欲  
招之與一統志館先生謝曰老矣遂歸康熙五十年辛  
卯在會稽居外家六月病革作遺訓卒先生生順治五  
年戊子卒年六十四先生貌豐目有光紵袍布履門庭  
潔如居室必正坐飲酒數升不亂酒酣以往談忠孝事  
人人感動平生篤於三黨養老姑終其身從弟延英數

喜言輒齋之術固乞先生束脯所入行賈輒喪之弗問也友教陶家堰隣婦訕聲數出於相聞邵先生過數止一年而改數過道墟章氏主人設食主婦聞之切肉必方器必再三拭乃敢進鄉里童子遭於道必拱手立然士之爲俗學者輒貌敬之而心迂先生竟莫肯傳其學先生少作觀心錄一卷宗義規之曰無實者弗爲先生輒燬之又撰明史論百篇示景范景范曰未有不紀傳而論贊作者先生歛然謝不敏先生旣遊倦無所遇私念師友淵源之傳懼及身而卽斬也乃思托著述以自見以爲瑋淹功微金許言絕於鑠文成立德以揭大任

良知曰伊孟出蠶午魚爛執心辨舌作陽明王子傳學  
神宗朝異學披猖意心之主惟戴山懋功祇悔而復藥  
羣髡狂謚寧志厥存沒揆首陽作戴山劉子傳綿綿姚  
江浙東以醇江西以正艮畿躊躇羅楊詭亂望齡汝登  
逃戒慧定園槩折槩敢告復性作王門弟子傳明道以  
言不如以身鉉暨彪佳白首歸以全應鰲隱跡宗義纂  
言死復生不赧何千萬年作劉門弟子傳趙氏忽有民  
程黃錄之丞相開府生祭者北死哭者西六陵冬青英  
孫珏來咽咽曲水蘭亭墓子斯作宋遺民所知傳裂儒  
冠而僧師法別承徐枋顧絳陳恭尹之貞璞完厥有徵

作明遺民所知傳書院飛以革半霖有幾載剝而復致  
良知是力誨爾後生無忘前則尙是游是息作姚江書  
院傳人人自作傳家家異同厥君有錄厥子有牒系厥  
臣有跡蹤耆舊有聞用紀於故邦作倪文正施忠愍諸  
傳數十篇先生卒後門弟子合記序雜文編之爲思復  
堂文集二十卷刻焉又考書院始末作姚江書院志畧  
四卷間從宗義問逸事受海外錄行國錄作東南紀事  
同邑張五臯從海外芟舍歸先生就與諮論合以馮甦  
見聞隨筆作西南紀事二書未成或云成輒燬矣先生  
娶陶氏生子四長承濂國子監生考授州判次承明次

繼雲康熙丁酉舉人陝西西鄉縣知縣次承朱孫九人承謙等初塋先生于慈谿之龍山仁和龔翔麟銘其墓後以形家言曰不吉乃改塋先生之弟行向榮晉涵祖父也嘗從先生問古文法嘆曰紹興自文成講學傳授矩矱代有四明所在多遺獻若張岱呂章成撰著卓然先生實兼承其業自先生歿而紹興之師法與史學絕矣筠謹案表所以表其人之大者今制三品以上用神道碑四品以下用墓表宗義金石要例曰墓表有銘不可謂非也先生厥光不曜而行與文實應銘法筠旣表先生兼取義于昌黎韓子所以銘施士丐者而重爲之



系曰

君薨之邑系姓惟邵秦漢越宋餘姚支克肖代其有聞  
傳授異同以節開先生曾祖母翁聖亦有教曰文曰行  
言修之道守先正正一髮引鈞颯斯郡土脉先生死矣  
師微業絕卜改墓骨肉其言在家祀先生于鄉鄉先生  
邪

婺源縣學生汪先生墓表

并銘

婺源爲我家文公之故里宋元明以來鉅師魁儒繩繩  
相續流風未湮於今見者實惟段莘汪先生江灣江先  
生尤著筠在京師早聞江先生名比奉

命視學來

江南試徽州徵其書盡讀之而善會有求書之 詔

卽具以 聞旋檄府建主祀紫陽書院風示學官

弟子俾之嚮學旣癸巳八月再試徽士婺源學廩膳生  
余元遴抱持其師汪先生之遺書十餘帙來獻且言曰  
元遴之師紱樂貧守道著述過身其書可傳其行可享  
歿嗣斬焉善人將懼元遴敢奔告待命于下執事余發  
書卒讀其書與江先生埒且聞諸府人汪先生之行視  
江先生無不及也于時博議徧舉文公之徒得十五氏  
暨汪先生悉爲之主位十有六諏以八月二十日迎主  
書院補祀諸儒之次是日筠躬蒞將事諸生畢來又進

諸生分錄其遺書行上書局顯厥隱德府之士僉曰宜  
哉元遴復言曰先生之鬼其不餒顧敝家無子孫祀者  
先生其卒餒謹具書事實列上請刻石表諸墓道尙識  
來者筠曰然乃文以表之而召諸生之工隸書者歛閔  
道隆書文上石按先生諱烜其爲諸生之名曰紱字燦  
人小字重生號雙池婺源之北鄉段莘里人四世祖應  
蛟故明戶部尙書謚清簡曾祖元會祖斯涵父士極母  
江孺人自清簡公後再世家業中落父以貧窶出遊久  
之不歸母賢且知書先生初生能言母江卽口授四子  
書五經八歲悉成誦自是讀書稟母之教未嘗從師比

弱冠母病卧累年先生日夜侍疾家益貧十日未嘗遇  
一飽母歿斂畢聞父淹滯江寧先生走爲父泣勸之歸  
父曰昔人曰家徒四壁吾壁亦屬人若持吾安歸乎叱  
之去戒主者毋與若食乃泣而歸比歸益無以自活乃  
之江西江西浮梁之景德鎮設官置窰所在百工食焉  
先生畫碗傭其間然稱母喪不御酒肉羣傭以爲笑時  
時作苦吟以寫其哀則交侮罵之先生去之樂平館石  
氏逾年亦去當是時先生飄泊上饒萬年永豐之間蹤  
跡無所定止輒自廣信緣嶺度仙霞關之間中持一襖  
被鷄衣蓬蘽而行行嶺灘中十餘里或二十里逆旅主

人不內則頓宿野廟中乞食以往過楓嶺有陳總兵者  
聞而異之延爲子師執禮甚恭先生課詩書間教之禮  
射卒伍爭請爲弟子後因藝得官以去者有之陳總兵  
去楓嶺先生授學浦城浦城爲福建江西浙江之會三  
省之士薰德慕化從者日進先生聞父卒于江寧卽日  
奔喪一慟幾殆迎精而歸與母合塋先生自二十以後  
著書十餘萬言旁覽百氏九流之書三十後盡燒之資  
敏強記過目在心自是凡有述作息神莊坐振筆直書  
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元元本本而一以宋五子之  
學爲歸六經皆有成書下逮樂律天文地輿陣法術數

無所不究暢卓然傳于後所著尙書詮義十二卷詩經  
詮義十五卷四書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  
章句十卷或問四卷叅讀禮志疑二卷孝經章句一卷  
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讀陰符經一卷讀  
叅同契一卷讀近思錄一卷讀讀書錄一卷先儒晤語  
二卷琴譜一卷皆筠及見者又有易經詮義十五卷山  
海經九卷理學逢源十二卷詩韻析六卷物詮八卷策  
畧四卷讀困知記一卷讀問學錄一卷醫林輯畧採源  
九卷戊笈談兵六壬數論若干卷大風集六卷文集六  
卷詩六卷先生卒顧書而嘆曰著書如此而不傳乎元

遊謹收錄而藏之于家至是來獻鳴乎先生非元遊則  
書亦不傳也先生生平不爲應試學然嘗以制義教弟  
子年五十餘諸兄弟強之試受知于故禮部侍郎筠座  
師滿洲嵩壽公持其卷曰是當焚香煎茶讀之自是文  
詞稍稍稱于人然竟死無知其學者先生見客莊坐無  
俗語有所質必更端盡其意遊藝之餘畫山水松竹尤  
工熟精篆書及于摹印間自刻一印其文曰天下多名  
山其人安在家貧歲饑無米市豆腐炊之作食未嘗告  
人曰士人輒語人貧人縱憐我我可受邪遊疫作嚙語  
待疾者聽之皆說經也飲酒累數十杯不醉接人以和

逮賊獲惟恐傷之初先生聘于江客閭久不相聞江之  
兄嫂欲改議江聞以死誓乃不敢言比歸先生先生年  
三十二江年二十八矣先生每自外歸呼江曰某娘謹  
答曰先生歸矣江生女嫁余而死有遺女撫於江與之  
卧起他日先生宿客於書館而入居內幼女駭曰豈有  
男子與婦人同牀者乎鄰人傳以爲語江嘗語諸弟子  
曰吾歸汝師三十年未嘗見一怒言一怒色然後知先  
生之居室果克敬以和也先生以乾隆二十四年九月  
卒距生於康熙三十一年七月年六十有八子思謙縣  
學增生讀書能文章應省試歸後先生歿三日毀卒一



孫先三月殤思謙妻詹刲肱肉以療舅不起思謙又卒  
嘆曰天道如此邪其臘竟自經以殉元遴乃與同門詹  
大山先生從孫文藻壻余熊照謀卜塋先生於里中陽  
邊山麓而子婦附其旁云系之以銘曰

先生嘗試于鄉作詩言其傷貧也吾分吾身無得喪間  
升高俯屋曰屋多人少孰自直自巨信乎以仁任已而  
古之人頡頏厥子死而示夢言來卧虎山歸打麥城厥  
言其荒唐毋乃其生其死如蘇氏所詳胡父子孫忽然  
而五世斬以殃天平鬼之餒兮善人不長配食文公兮  
春秋祀嘗我躬事兮先生享是訓是誨兮經之光刻石

表墓道兮此邦之士斐然其不忘

贈儒林郎翰林院檢討曹先生墓表

汾陽曹君孝如生十二年而孤孤而力學有立又十年而舉於鄉又十有四年而成進士改庶吉士六年授館職又三年改官河南道御史有聲又五年晉刑科給事中又一年轉吏科掌印給事乃以其尊甫先生之遺行告於其同年友大興朱筠曰學閔不祿不及侍先君子于有所知識之時于先君子之行懷焉及少有所知識得之鄉人所稱道咸謂先君子較然有古王彥方之風然問其事十不得一二也卽問得一二亦不全學閔其

何以爲人子竊思欲稍稍次第梗概以告于世恐言之不寔或誣吾先君子然及今不書又恐日久益忘失是重學閔之無以爲子也學閔謹以其所以識者告子子爲書之以示我嗣人筠謂如子言尊甫先生應銘法且子已貴爲都諫官官五品先人之墓道當伐石以表行於制爲稱筠茲當爲子表先生之行于阡無所辭謹按先生諱曰英字彥傑山西汾陽人世居府北之太平村曾祖諱朝仕遇異人授術云可立富或以千金願得其術嘆曰吾術信豈獨得千金哉顧心不義之故不用亦不欲告子以得千金却之臨終謂子孫曰吾受異人術

非不知可以少遺利子孫也然何如遺若以正乎術竟  
不傳其事在明之季年祖諱復琦祖母靳氏鼎革初靳  
夫人率諸子避兵于村東之羅城鎮既定來歸家室已  
空入門坐堂中啗上抱兒泣俄見乳狸將子自水溝入  
夫人卽止泣撫兒曰吾子孫有起日矣自是家日以豐  
父諱應璽母樊氏先生生十八年父卒識力絕人自念  
少孤而處豐不樹立易敗也于是內嚴事母夫人外從  
名師何先生者遊奉之至謹以自檢束何先生者學甚  
高性尤忤急飲食起居小不中節輒訶責求去食器有  
一竅駁者輒面擲碎之先生拱立下氣以謝師爲感動

課之盡力服除入縣學爲名諸生後師竟老于縣中且  
宛先生心喪之如父所以始終盡交于其子者無不至  
縣有傅青主先生山之弟子王先生某孝子也貧不受  
人一錢先生與之交甚歡賙之則受數十年如一日有  
張媼者先生母氏之中表姊妹也無所歸先生推母夫  
夫人之愛養之終身卒頃曰吾宛無以報曹氏恩惟祝  
天祝曹氏子孫而已其厚德之感人有如此先生尤善  
處人骨肉之間而其居鄉里也固讓鄉人某以過見怒  
于其父父過怒鳴之官先生爲往來委折罕譬以天性  
道之父子歡然卒無間長子學會與村中老農語言不

相下先生聞之怒曰右聞小雅所稱諸父諸舅微我有  
咎者邪若今且得罪于鄉黨州里矣手批其頰令卽老  
農謝然後已先生居常恂恂遇事不可未嘗過有所畏  
懾雍正中府人苦鹺商之橫而府下地故可煎鹽且黃  
河東出套外歸化城所在鹽舟溯流計日集府中食無  
缺先生先率府人具疏所以告于當事且言府民願均  
鹽稅于田良便事聞得請而商竟逐府人至今賴焉先  
生事母至孝母夫人好躬自操作先生事事無不先當  
其意而母不勞且喜甚會疾作母來視之雖億極必強  
歡笑以慰母疾革前十日預知死時刻召諸子曰吾生

五十年自問不覺有所慚惡惟不克終養吾母此心惓  
惓若輩當畢吾志耳令家人具衣冠遷牀正寢卧其上  
猶置冠于胷微笑曰尙需數刻少旋冠而卒越數日幼  
子學閔夢先生駕駟張蓋儀導甚偉徑來至家呼學閔  
撫誨如病中嗚呼其先生之精爽未沫者邪先生生唐  
熙二十年辛酉十一月八日卒雍正九年辛亥九月三  
日年五十有一夫人王氏稱克配云後先生二十年卒  
乾隆辛巳遇 覃恩時學閔官檢討獲贈先生暨夫  
人如其官階子四人學會學思學閔學雍孫六人延齡  
喬齡錫齡鶴齡夢齡保齡曾孫三人守廉守淳守儉其

詳具載于錢學士大昕所作碣銘中筠特書先生之孝  
于親睦于家任恤于鄉黨敦篤于師友落落數大端用  
揭于墓道之石以告來者謹表

穎上王貞烈女墓表

乾隆三十有七年壬辰夏六月甲申穎上王貞烈女殉  
其夫陳士文事藉藉於其縣人冬十月余傳試次穎上  
穎上學生郎駒敘述其始末以告余余曰是可表也表  
必於墓按墓之合葬非古也而禮不改者以義與情也  
今貞烈女之情與義過而不背乎倫雖與士文合葬也  
宜宜則墓道不可以不表故表之王貞烈女者穎上縣



人父棟母張乾隆十八年癸酉十一月己巳生於縣之  
東四鄉北塿邑四歲許嫁同縣陳維周之子士文士文  
之世母貞烈女從姑也早寡撫孤子欲重爲婚姻於母  
氏之黨以爲助故爲仲子士文請納幣且曰吾諗吾姪  
賢也且必能助我矣貞烈女十歲卽行立不出柵學爲  
織壯經綢不釋手顧厭紅紫不喜帛喜布凡承筐執饋  
之事事事必治大父恩從年八十餘睠貞烈女篤愛之  
大父卒逾期而哀有姊殤哭之十月以往其行與禮服  
合時歲十二三善事父母蚤起盥漱問煥寒動準內  
具之其妹一人貞烈女無妹而督弟朝夕誨之曰顯

親揚名曰孝之經欲求顯揚書不可忘弟知之乎諸弟  
聞之輒嚮學士文自少學勤而有文年十八試於府府  
君合試一府名在第七聲聞皤皤出其羣輩然士文好  
窮日夜繼膏油以讀苦探孤進不自休寢遘疾漸狀聞  
貞烈女雖不言爲之癢食其恒德固已著矣歲壬辰六  
月甲戌士文之喪告貞烈女卽日自經父母走救之不  
得死則不食或解之曰往守貞亦可也何必死貞烈女  
嘆曰父母豈肯許我邪縱許我以我貞故累父母月日  
以憂何若死之斷我累邪再三解之哭不言如是十日  
甲申之夕父母迎同室姊來守之姊亦未嫁而所受聘

者死越一年矣故迎以相慰冀必解之中夕貞烈女起  
婉轉謂姊曰妹與姊不幸同所遭姊行實無關於禮與  
制是也妹卽死於禮與制爲過然死亦是也人各行其  
是願姊勿苦相守且妹所以必死者有故妹五六歲時  
父母以我許於陳陳氏故有酒業鄉里親戚撫我而戲  
呼之曰陳薄酒我小耳熟焉妹之家姓陳陳姓可得更  
邪且妹命已如此薄酒又能易釀以求其沽邪姊聞之  
而辭退貞烈女乃閉戶櫛髮總髻出縞衣素綦以自束  
竟經而死明日父母啟之死已久顏色不改如生時六  
親爭來視無不泣下雖尊長咸屈膝加之禮旣歛頽與

鳳陽兩府人士爲之哀誄者數百篇秋七月己酉陳氏具親迎之儀鼓吹輿馬迎其柩歸於陳氏之兆與士文同穴陳張兩家諸弟用巾冪合卺之爵奠酒柩前慰厥魂魄易重作主迎精而附告曰士文之弟獲生男子當爲貞烈女之子以祀是日遠近會葬及觀者幾千人府之士令詞告於縣沈君疇初沈君以其事上府行請建坊以彰貞烈女之行如例謹表

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偃師武君神道碑銘  
偃師武君億以書介宛平王範曾武進陳宋賦懷寧余鵬翀三生抵筠乞爲其尊甫先生驗封君撰神道之碑

曰伏惟夫子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而億又不爲世所知獨敢奔命投誠於前者自惟朴鈍幸辱教必不敢自誣其先而俾吾夫子陷于有愧詞之譏幸哀而賜之銘其詞文應昔請銘法而國制自五品以上得於神道建碑刻文如式筠謹諾按狀君姓武氏諱紹周字夢卜國初自河南之河內遷偃師諱懋德於君爲曾祖勲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諱於翰於君爲祖贈文林郎東流縣知縣晉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諱朝龍於君爲父三世以篤義尙行載在縣志君初入塾不苟與羣兒戲長益精誦弗輟通毛詩左氏春秋補縣

學生父喪服除康熙丁酉舉於鄉雍正癸卯成進士出  
興縣孫文定公門文定一見竒之曰若矯矯可試館職  
也時例進士引 見改庶吉士必用大臣面薦非是

不得充館選禮部侍郎登封景日珍故知君從容寄語  
君請以鄉後進禮往見而後薦之君謝不可以是歸進  
士班隸選司久之選爲汾西知縣縣故荒敝而典史某  
輒侵官事橫縣中前知縣者不能制民頗患苦君聞到  
官典史以君書生益易之迎謁請曰長官事不決者幸  
以屬屬吏君曰幸甚卽手引重牘積日月糾錯者推試  
之兩造爭喧於前典史戟手不能何問君徐呼役曰設

坐廳事西偏訟者來數語立中其背繫兩造叩頭各解  
去當是時一縣譁爲神君而典史旁睨流汗頓失其橫  
乃行歷萬山中度地高下宜開石渠以輸甘河引水旁  
溉團柏諸鄉田百餘頃縣便利焉又問所疾苦凡煤稅  
供給一切減除之抑痛爬癢民乃大蘇初君至行祀及  
廢神猗猗若厲鬼君仰曰此爾雅云旣伯馬祭鄭君所  
謂馬祖天駟者也狀胡惡吏侍色變君怪固問吏曰神  
禍福如響官勿多言君叱之明日馬死者再吏曰奈何  
君曰神不禍福以駭人偶然耳明日馬又再死吏入固  
諫君厲聲曰神與知縣同司 天子驛而乃賊殺驛

馬求飲食神食且馮魁罪不赦吏立笞碎之命更像祀  
焉自是廩無害歲間蝗君按禮注八蜡有先嗇及昆蟲  
之文而詩有田祖毛傳鄭箋並云田祖者祭先嗇也乃  
躬率民築壇用坎以御田祖藝燎坎中令民執蝗來內  
坎斃之君肅立稱詩祝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觀者曰  
迂哉一夕蝗失若墊然君治用經術設誠而行往往獲  
效他日比縣賊民挾左道寢欲爲變山西大吏召君密  
授指往擒之君念擒之而功在我知彼縣者禍不測矣  
則手擘書呼健役一日夜投其縣又佯疾作遲遲行比  
及縣而知縣者已械其魁來君與俱入見大吏謝曰微



某者紹周以疾幾敗機事大吏怪之博諏得其狀則歎曰長者長者嘗攝大寧大寧有馮鐵漢者梗吏法候縣官至則狂呼請先試官重楚楚之血被地徐起揚揚行有喜色縣人顧之橋舌走君至又來呼于門如初君召入諭曰若人邪以若父若母之膚與楚杪又因以爲人暴若尙人邪縣官楚以楚吾人不楚若非人者若去毋恩此鐵漢聞君言則大慚沮出後君再過大寧鐵漢從父老來過輿前君駭問父老何與若來鐵漢伏哭曰某生幸遭公獲名入矣父老皆曰鐵漢今爲善人縣之福公之恩也久之以歲計報績調知臨晉到官月餘丁母

擢大吏以君循吏欲以在任守制

聞君泣請行服

歸旣除池州之東流君至東流故知東流某者當代去  
負官錢無算時知池州府李嶂強君任之不聽忤知府  
意輒引吏文書書小誤苛責君輒逮縣吏去府役日日  
來跳梁詈號於縣庭中君不勝其憤坐正衙杖其役而  
遣之役狂訴于府知府則大恨欲出死力以擠君不可  
得會吏部行取君爲主事知府伺君去摘他過中君被  
議降級補光祿寺署正遷大理寺右寺丞奉差倉場監  
督再遷吏部驗封員外郎尋爲掌印郎中君在京師歷  
官克舉其職其入吏部且老矣然治牘必手削之務覈

事實雖老吏皆憚君不敢上下其例在部號爲能事然非公事未嘗一謁要人積俸久當擢用爲道及知府矣或曰不謁要人卽例有變君笑曰吾老倦于出且歸耳竟休致歸時乾隆二十二年也旣歸縣官來請君爲兩程書院之長其教授諸生有法已而辭去閉戶不出鄉人罕識其面久之縣募民夫種官道柳隸來叩門君出應之隸挾君去爲夫君不能與辨隨行入城市市中識君者曰公不入城久矣何從來此君告以故於是市衆羣詬隸曰若瞽邪不識吾鄉吏部武邪隸叩頭謝君乃罷君在吏部時適李嶂者來補官介君鄉人以外有司

儀幣祈求見君則爲之執故吏禮甚恭旣罷未嘗與客  
言其前怨縣人至今稱君之德與度也君家居五年年  
七十有四卒君生于康熙戊辰年某月某日卒于乾隆  
辛巳年五月十七日配孟氏封宜人側室郭氏子六修  
俊伸倬億俛女二億以乾隆庚寅本省鄉試獲舉從筠  
遊以請銘者也君諸子先以甲申冬十一月塋君于北  
郭之原不及納石壙中茲乃重爲之銘於其神道銘曰  
稽風俗通宋姓武功河南巨宗遷偃師去高曾槩槩雷  
主氣拒君竟大夫成進士初師文定模玉堂夢隔清吾  
魂魄非掃門客仕逢惡尉辭雪沃沸神君民謂甘河距

川流濁柏田石煤疾燭伯祀馮厲碑像變置害苗投熾  
我馬也墮賸瘠擒賊魁讓謙筮搗大寧鐵漢血楚里悍化  
君爲善並行世服從古池屬遇守不淑入大官厨廷平  
嶽書吏部老除故守選謁醜醜蹶蹶故吏不伐亦不諂  
官府推老焉教授閉關隸烏識面充夫推牽君返自縣  
德與度美天厚君死六丈夫子億也桀桀先大君閔詞  
念茲剗邱山之遷古碑矗天吾文不愆